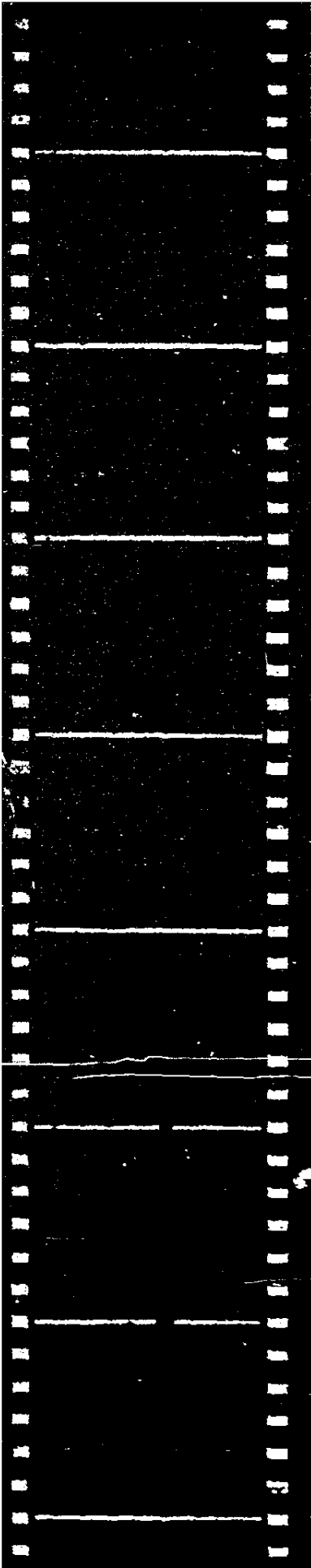


楊岷莪詩

中國文化事業社印行



趣味的短什

楊紹萬著

中國文化事業社印行

· 作者 白 ·

收在這里的十幾個短篇，用文學的眼光來衡量它，實在該說是那場合以外的一種副產品，姑名之爲趣味的短什 (Miscellany) 的好吧？

這中間除了巢，在教會醫院，山桑和野雨這三篇是作爲八年來戰時生活的紀念外，其餘的都是發表在報紙上的遊戲之筆。這多半是戰時精神苦悶中的偶得，曾經在新民報和星島畫報上登載，有一小部份取自大公報重慶版的戰線，這一切嚐試，無論是質與量都顯出它的菲薄與蕪雜，應當接受讀者的評謫是不用說的。

由來報紙文學就是有閑者茶餘酒後的排遣品，但願其本身還不盡失其嘮叨的義意，那末卽是正宗以外的副產品，印來給人們看看，也不至全然的虛空吧。

楊 紹 萬

目次

作者白

瘋漢的獨白……………一

僕人心理學……………一三

一張綠色的郵票……………二三

浴室……………二九

精神病醫療專家眼中的怕羞者……………三三

沉默的旅行家……………四一

開羅第一美人……………四五

窄門里的天堂……………四七

孟買的相手人……………五一

• 1 •

367030

外國的老實人·····	五三
兩水手·····	五七
鬥牛場裏的阿Q·····	六一
一條小狗的讀心術·····	六七
音樂演奏會的餘波·····	七五
田園人物畫·····	七九
山桑和野雨·····	八九
巢·····	一〇一
在教會醫院·····	一一一

瘋漢的獨白

我願作文明國度的瘋子，

當我走來的時候

一切便歸於我個人享有。

——戴維斯(H.D.Davis)某瘋丐的墓銘誌。

一、

我是倫敦市上一個花鳥店的伙計，三個月前，店主得了厲害的風濕症，到鄉下養病去了。於是店里的瑣事全交給那位叫阿東的姪兒料理，阿東看我不順眼，一天到晚只是找我的毛病，當出氣筒。我一想：野雀無糧天地寬，豈會丟掉這份差事就餓飯不成，越想越氣，馬上辭工。我告訴他我不幹了，阿東還假慰留，我却一腔怒火，頭也不回的走出了這井和我有了五年歷史的花鳥店。



誰知道工作並不像我想像那樣順利。——

當我第一次飢腸轆轆的沿着倫敦橋開步時，當年大衛考帕菲爾橋頭吞淚的那種滋味就汎上心頭了。

我假裝聽道，走到藍牧師那裏去，藍牧師和我雖說素昧平生，一聽說這個上帝的愛子有了失業的不幸，馬上把我介紹在勞頓夫人花園裏當蒔花匠，蒔花匠也罷，只得忍氣吞聲的幹了，可是第二天，她却口口聲聲說我昨夜偷賣了他枝上才開的伽楠馨 *Cassia*，好，你竟侮辱我偷東西，不幹了！

我這樣走出了勞夫人的花畦。

我在海德公園門口來回踱着，這一天下午，既濕且冷，我遇見一個鷓鴣似的先生，他一邊拿個酒瓶咕燒酒，一邊自言自語道：我的兒子失業了，這算什麼，（說一句，咕一口）大學生也告地狀，*EAG*！天才舞女鄧肯從意大利剛到倫敦的時候還偷人麵包呢，*EAG*！這算什麼！這年頭兒，你要做真君子就得餓死，

EAG！我兒子小約翰就是個真君子，他是個第一流的提琴家，就是音樂廳的首席琴師也比不上他呵！可是他得餓死！……

我正跟着他一面走一面聽，他回過頭來了：（好像背上生着眼睛）紅鬍子灰眼睛，一個書記官模樣的古板的小老頭兒，頭髮已疏落得像個禿筆，一下盯住我，他可不寂寞了。

——兄弟，這天多冷！你也吃一口吧？他把污亮的大衣袖口拭拭酒瓶。

——謝謝老先生，我不會吃酒。我客氣的笑着。

——喔（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說句良心話，你長得活像我那個親胞姪，你是不是認得他？他叫卜勞門，在愛丁頓採葡萄。

——不認得，先生。

說到這裏，我可想起些話來問他了：

——老先生一向在哪裏工作？

——這裏就是。

他指指公園過去，一個帽店隔壁的落漆小門，那時我們正慢慢走到那裏。原來這小門上有一個電鈴按鈕，還釘着一張白木牌子。只見那上面寫道：

倫敦真君子聯誼會

本會發行真君子通訊一種，按日出版，社員來取，每份祇收三便士。隨後他就掏出一份捲綴的油印報紙給我，一面自我介紹道：

——在下就是真君子聯誼會的主席，兼這張報紙的發行人，希望台端看了多多指教。

我接過報紙仔細一看，原來這是倫敦叫花子們的每日通訊錄，就中不但羅列着當天婚喪壽典的人名地點，就連那些樂善好施的名士碩彥的每日行蹤，也印得明明白白。這乃是叫花子們的福音，他們可以按圖索驥，便利討告的功勞不小。那專門論文里還有攻擊蕭伯納的文章，題目是反對蕭伯納的譏富阻貧論

（因為如果他嘲笑富人的施捨態度擴大下去，將影響到叫化子們的生活，所以如火如荼的加以攻擊），心理專文是特別講 Employee 與 Employer 之間的心理上的適應問題，還有文巧的詩，格言，選文，真比一張普通的小報編得還好，我給了阿特里先生五便士，聲明不必再找錢了。

阿特里先生以紳士的彬彬英姿，問我一鞠躬，道聲「再會」便攢進真君子協會的小門里去了。

天黑時，我回到那個快要付房租的「家」里去，除了這頓晚飯，已分文不賸了。這還是昨天勞頓夫人給我兩先令的賸餘。

我倒在床上，迎着窗外的燈光，細細的把這張奇異的報紙看了一遍。在一行近代學者毛黎生的格言裏印着：貧窮是不用智力的結果，方法在你發掘。這句話，我足足看了廿四次，當看到廿五次時，忽然大有所感的叫道：感謝上帝，我有辦法了。

我在漆黑的小屋裏，足足狂舞了廿分鐘，直到二層樓上的人發出警告爲止

二

一清早，我在大霧的熱鬧的西區（West Con Cession）出現了！大街上，我看見：華貴的百貨商店的黑沉沉的玻璃窗上，印着一個自己的影子。

頭髮蓬亂，翻穿大衣，兩眼發直，像一頭荷蘭牛。在這個對面不見人的大霧之街上，倖巧沒有被人看見。

當我看好一個顯身手的目標時，就一直衝到裏面去。

我來到一個酒吧店裏向櫃上要了一杯薑汁酒，兩隻鴿腿，當我把他統統吃完時，我手舞足蹈，說一口古里古怪的罵人話，連我都不知道怎會扮得那樣入神，我學着丹麥王子哈夢雷特的狂言怪調，嚇得上自老闆下至食客，相噓失色。

「瘋子瘋子」!!!他們大叫着。等他們去喊警察，我可就溜了。

我又走到一個小教堂裏去，一個小嘴巴的教士，正端着小布袋子依次向信士們要錢，我一把搶到手裏，倒下錢就走！只見他氣得直抖，不敢說什麼。一個男子想上去打不平，可被他太太控住了，我只聽到一句：

——呀，你不要去，瘋子會傷人的。

我勝利的在街上漫步着，到僻靜角落把那筆款子數一數，連整帶零是卅二先令七便士兩個幾尼。謝謝上帝，我暫時夠用啦。

我在皮考德萊大街看了一齣電影，買了一瓶櫻桃酒，二包胡桃，吃一頓豐盛的孤獨的午餐，還賞給叫化子一便士。因為我已把外套恢復原狀，臉上飽醉溫和，暫時放棄了那副的瘋相，走起路也像個體面紳士了。

我買了一套印着粉紅花朵的珍貴信箋，回到家裏這樣寫道：

不愛我的人：唱着 *It's a Long Way* 那短曲的時候，倫敦城里已是冬天，爲着你善意的遺棄，我準于今日正午十二時自殺於泰晤士河心，我請求你：千

萬別再想起我了罷。

末後寫着：「若望」二字，表示我是從法蘭西一帶來的人。

第二天：我買了根不粗不細的繩子，一到天亮，就悄悄走到泰晤士河邊，把繩子一端拉在一個深水的木樁上，爲了這個精采的表演，我特地擇定正午十二時下水，一來冬天的太陽那個時候可以露出點蒼白的熱力，而且，更要緊的理由是爲了要有很多人來看我，打救我！誰要半夜裏來跳水，那才是傻子呢。

爲了這個表演的逼真，就得一件不脫的下水，可不能痛心。

就在胡亂打主意的時候的呀。時候到了！威斯敏尼斯德(The Westminster or Abbey)的大鐘，以鬱沈的金鍵，悠徐的打了十二下。我站起來，抓住那個繩子「通——」的一聲跳入水中。

我把那根繩子拉着，所以就不會漂下去，那繩子是浸沒在深水裏的，一頭

又緊拴在木樁上，也就沒人看出破綻。

我沒有大叫，蠢人纔大叫呢，他們怕不說你是個斂財的？果然，不到三分鐘，那些好心的人們就在岸上跑來跑去了。警笛狂鳴，人聲吵雜，又過一會兒，船也來了，當他們圍攔我時，我還故意吃了口水，裝作昏迷的樣子，在水上掙扎！

我只好放棄那根繩子，不然祕密就要揭穿了。

一個盜制服大塊頭說：

——慢慢的，不要鉤着他的肉。

——不要緊，我鉤住了他的領子。那人說。

他們把我鉤住了，我越加用力掙扎，像隻上了鉤的小魚，但也無非顯示我內心的苦疚，與自殺的虔誠罷了。

岸上這時已男男女女，都帶着不聲不響的面孔看我，在警察和市民的挾持

之下，我做着悲劇裏的英雄嘴臉。

午後一點半鐘，我被一輛小汽車送到了西區公安局。

我當着醫生和巡長面前跳了一回比 Minuet-in G 還快的狂風舞，我用拳頭打碎了台上的玻璃缸，把金魚和海藻潑到地上，我唱歌，做鬼臉，自言自語，嘆息流淚……。

這一切正如同一個爲了酬報而裝瘋賣傻的銀幕上的丑角，一分藝術，一分賣弄，但也是一樁生活的悲劇。無怪當日冷面大王皮斯開登要以五萬美金作一回「笑」的抵押，現在，我要用比上演哈夢雷德十倍的精神，去擬摹一個典型瘋人！

我操着逐漸滿意的步伐，向成功之路前進！

當我脫下衣服放在水汀上蒸乾時，又啣了杯白蘭地酒！

邁長：（瞪着大眼）這是怎末一回事？

醫生：怕是由失戀而引起的過敏感 (Hyperaesthesia) 而使他自殺的吧，看，他還有一封寫給情人的遺書呢。

巡長：現在他很昏亂，不能問什麼口供，還是先把他押起來再說。

醫生說：巡長閣下，我看他有點像個瘋子，正巧我現在正研究精神病犯罪學關於瘋人心理起源的問題，我那裏已經找到一個瘋子的樣本了，我現在請求你把他當我的第二號樣本，這個瘋子氣質的人，你隨時要他我隨時就給你用汽車送來。

就這樣，我來到海約翰家裏，以第二號瘋人樣本的身份，供給那個老醫生實驗了。

現在：瘋子也是職業，我已經確信不疑，我為我的成功自傲，因為從此我的衣食問題都解決了。這也是以前料想不到的。

他們把我關在一間有鐵網的小屋裏，門口掛着 Specimen No. 2 我照例裝

着一臉猶笑，吃完一頓有牛排和檸檬汁的晚餐。然後我躺在床上，我的心是愉快的，於是我關閉了那盞藍色的電燈，天知道，我正在想些什麼？

在四下無人的深夜裏，一隻冰冷乾枯的長手從夾牆的小窗孔裏伸過來，他緊緊的拉住我的耳朵，這可叫我毛骨聳然了。我嚇得牙關格格地響，我知道，這一定是那個真瘋子，在真瘋子的面前，一個裝瘋的人，要交出全付武裝而露出原形了。

於是我顫驚的擡回頭來，天啊：我看見了那個瘋子。這不是別人，原來竟是真君子聯誼會的會長阿特里老先生！阿特里老頭子！！天知道他是什麼時候瘋的，他瘋了嗎？

他從窗口伸過半截身子，他閉着一隻眼，端着盞紅洋燭燈，他的表情是淘氣的，用力扯我的耳朵。

四隻眼睛呆呆的相望着，一剎那間，彼此都會意的微笑了。

僕人心理學

才搬到火車站附近鄉下的新居的當兒，對於門外那引生着草莓的櫻桃園，和潔壁明窗的小屋，感到特別眷愛。這不過證明，人是俱有鳥的愛巢的通性那句動物學家們的常談而已。

L君送我一對小兔，長長耳朵，紅紅的圓眼，一天到晚在地上跑。M送我一隻帶籠的叫天子，他真會說，他說：「留着吧，舒伯脫曾經爲牠脆麗的歌喉譜過那有名的百靈曲（HARK, HARK, THE LARK!）你也許能從牠的歌喉里撩起更美的靈感來。我祝福你，同時也爲這隻叫天子祝福。」你看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好，收下罷。

站長是我的老同事，又是過去的老同學，聽說我遷入新居，特打發人送我一隻玻璃框，框裏面嵌着一張行車時間表，不用說，他知道我是以睡懶覺著稱

的，現在送一張裝璜美觀的時間表，看你還會遲到早退吧？！

我一到工罷回家，就來收拾這個獨身者之家。喬治，格羅斯（G. GROSS）畫過一個鬥雞眼把一張新地氈倒釘在天花板上的奇事，根據我的體會，恐怕是斜視的錯覺關係，但也把鬥雞眼玩笑夠了。

我這間屋子，四壁潔白，窗外有一塊藍得發盲的天，空氣也沒有什麼說的，它躺在大楊樹的陰影裏，朗氣如秋。這種風味，凡是在鄉間住過春秋的人就明白，你若在這番光景裏哪能閉着，只想喝茶看詩，想點不可思議的幻想，在這裏，和來客討論「氣候文化」之類的議論，大約滔滔不絕就發揮個廿四小時也不能盡興。

且說，我一看那黑洞洞的天花板就怔住了。

黑毛，鍋上的烟子，蛛網，雨的班紋把它弄得像福祿特耳聖安東誘惑一書上的抽象插圖一般，它不但要收拾，而要澈頭澈尾的改頭換面才行。

可是沒有人代我收拾，找泥瓦匠吧，合不着，紙店又不願專爲你派人下鄉
裱糊，最好請個僕人，可是僕人一時也請不來。

——我只得暫且由他去了。

老金來坐，對這間房子，有草莓的櫻桃園，田間的小兔，小鳥的婉轉，大
加讚賞。他特別說這塊窗口的藍天爲幻想的天堂，他說這簡直是A紀德法蘭西
的鄉下別莊，老托爾斯泰在波利安那的幽苑。他是那樣興奮的說着，好像親自
比較過來的。但當他往上面一看，就呆住了。

——喂，就是上面太煞風景，你怎麼不去整理它？

——沒有人爲我修理呀。這是我的回答，

——我給你找一個來好不好？老金自告奮勇的說。

——不，你最好還是給我找個佣人，因爲他還能幫我做點別的事。

——好罷。

——愈快愈好呀！老金。

我送老金出門時，向着他的背影叮嚀着。

第二天清早，我這在朦朧好睡時，有個人在窗口朝裏面叫着：

——楊先生，楊先生。聲音是低抑的，膽小的，不大熟悉的。

我不放心的走到窗口，只見一個卅四五歲的壯年漢子站在那裏，穿着鄉間常有的白布犢鼻褲小褂，咧着生鏽的牙齒，只是衝着我笑。

——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就是金先生叫我來的。說到這裏就不好意思再續下去了。

我這時才明白一切，原來老金已弄好了佣人來上工了，未免太快了些，鬧得覺也不會睡好，他却是按着吃鄉下第二道早飯的時間來的，你也不能怪他來得太早。

從此我這個新居裏開始了變動，我引用了僕人。他的名字叫做夏福，據他

告訴我當過喇叭手（鄉下祭祀婚娶的音樂班匠人），又當過幾年郵伕，店堂的司務，現在本來在鐵路上當打掃工人，被金先生叫到我這裏來幫忙打雜的，這一半也由於他自願，因為這裏無論怎樣忙，也比路上那份工作清閑。

他有一副嘻皮笑臉的呆相，木頭木腦，不大講話。用人的僱主階級，總是希望用這種比你智力低落一些的人，這個不得已的罪愆，常被那睿智的社會學派們罵作自私的僱主階級，但我相信，如果他家裏請佣人，他絕不會把一個狡猾的逢迎之徒請到家裏來，下意識的去暗暗提示他，這不啻引狼入室。

夏福上工的幾天，做事條理分明，而帶着勤快動作來處理事情：他糊好天花板，又燒水做飯，擦抹掃地，修葺路道，他會捉野虫喂鳥，清除兔穴的穢積，他給我點燈煨茶，有時還伴我吸烟談天。（僕人伴着主人吸烟談天，乃是鄉間古樸的遺風，沮力希城的著名心理醫生蓉氏（Dr. Carl Jung）曾把這種行為列在原始人性的平等心理來看的）

後來我每天晚上想在燈下凝神構思的當兒，夏福也就來了，他吸煙呷茶，鬪着我閒談（實在是些倉俗的野話），他甚而翻我手裏的書本，問我看什麼書？這種問東問西的態度，就有點那個。我拿話暗示他，表示我正想做點事情，可是他不懂，要直說叫他出去吧，面子上又太說不過去。我的確不懂得「御」僕術，也沒有學得板臉孔拍桌叱喝的习惯，就是因為如此，我對於這點苦惱而後悔了。

——楊先生好脾氣。他居然這樣當面褒獎着我，以後無論在談些什麼的時候，結尾上總嘻嘻的拖上個楊先生好脾氣的口頭禪。

這使我惶惑，羞忿，甚至感到被發覺了弱點的恥辱。有一天晚上他請假回家，說他的小孩被火車軋傷了，可是當天晚上，我從車站工罷回來時，他正在天橋（Cross Bridge）底下黑窟里賭骰子呢。

一個星期之後，有個廿上下的團臉女人到我這裏找他，開口就問老夏在不

在家？等他回來我問那個剛纔來找他的是誰？他說是他女兒。

但不久又揭穿了一件祕密。——

他來攀着我商議事情，他說有人給他提一頭親事，只要借他兩個月薪水就能辦事了，他說楊先生好脾氣，要不然就不開口了。我一想，如果我要拒絕借支月薪，破壞婚姻的罪過還小嗎？

——你沒結過婚？

——沒有。他直捷了當地說：在外面十八九年了，就落得單身到現在。他說得是那樣可憐，使我想起威尼市商人裏放高利貸給人完婚的猶太人，我不能那樣，同情戰勝了私慾，我聲明這兩月薪水是白送給老夏完婚的，我不扣他工錢。隔幾天，她把新婚的女人帶來見我了，我大喫一驚，原來這正是他所說的那個大女兒。

恐怕撒的謊太多了吧，連那回的謊話早就忘記的原故，他連臉也沒有紅。

我檢點這一個多月的事，夏福在這裏做些什麼？

他來了不久，小免就走失一隻，據他說那是兀鷹掠去了，不用說責任不在他身上。他說他的小孩給火車軋了，爲的是天橋底下賭博。說來看他的是他女兒，却和這個女人成了婚事，又用去兩個月白送工資。台上的八音鐘壞了，因爲他一天到晚偷偷玩着發條，叫它重複的奏樂像留聲機一般耍着，但它不是留聲機所以只好永遠休息了。

我的茶壺，一月之內換了兩次底，他常把熬乾的炊攔在火爐上。至于我身上的內衣。近來也有了虱子，這是他把他的衣服混在一個木桶裏燙洗的關係，我不是淨身主義的信徒嗎？

他愛偷偷在我床上睡覺，用我的烟斗吃烟，這是我自己留下記號試驗出來的。他利用買菜的機會賺錢，虛報假賬，又把買來的菜，這一些給他女人，他都以爲我不知道呢。

但他永遠是一臉呆相，仍然當面讚美我：楊先生好脾氣！一個月過去了。我沒有寫出什麼，因為那隻叫天子（被視為靈感之泉的）近來突然緘默了。

我沒有遣回夏福，現在，這個善用心理學的僕人。完全駁住了他的主人。爲了要報復這一套祕密的法術，我寫信給P君叫他快把斯韋夫忒的那本婢僕須知寄來，讓我先從裏面找點戰略的根據再說。

〔註〕 婢僕須知 (Directions to servants) 一書爲十九世紀英國作家斯韋夫忒 (George Swift) 的幽默著作，以描寫僕婢心理著稱。

一張綠色的郵票

我真不懂，他爲什麼這樣愛郵票？

我又何必咬定他發瘋似的愛着它？但那股勁兒，可真像樣。好像那喜歡呼吸自己臭腳板兒的波斯皇帝沙哈利，又如一匹貪腥的小貓。

「郵票」，「郵票」或「你有郵票嗎？」這是他對每個和他說話的必發的問題。

開頭幾句，如果你跟他談的是天氣，可是你聽吧，越往後就扯的越不像樣，你要敢接岔兒可就別想走了，他能把什麼事都攔下來給你擺一天。譬如說：天好熱，北邊有黑雲了，這有什麼關係呢？他却說這陣雨如果落下來怎末得了，因爲他約定某人給他寄來的加戳郵票，是貼在信封上的，一準會給粗心的信差淋毀了？

你如問：豬肉現在賣什麼價錢一斤？

——他會搔着頭髮慢慢答道：別論什麼價錢，比我那張「約非遜喪禮」（郵票的名字）便宜得多，一小方塊紙片，還得八十塊關金呢。

我趕緊陪笑說，這當然，它不是精神糧食嗎？

——什麼！？不是精神糧食，是精神食糧。他又會嚴肅的糾正我。

他的現況，說句眼見的事實，可說是屬於郵票的。當然他有一大本日本紙的燙金漆面集郵簿，你要不是他的知音者，也別想一親其中的勝況。

別管我如何，居然有一天獲得這個權威的許可，打開了這本厚約半尺的大紙本，作一回趣味上的新土的旅行了。他是那樣確切的指給我看：

——這是澳門的風景，這是暹羅的，這是格陵蘭的，嘿，拿破崙！你可喜歡拿破崙？

——當然他不錯。我阿諛着。

——那末，這張費城自由鐘你總不至於討厭它吧？他看着我的眼。

——我自然更喜歡它。我又說一句。

——快看，快看！他拍着我：英國小皇帝成親，這一張是奧林匹克世運會的大門。

——這張大門要多少錢？

——這一張貴極了，他說是加過印的，要我一千，可是比這張「約菲遜喪禮」不便宜多了嗎？他高興的說。

◇

◇

◇

我倒霉，決心以後再不和他打交道了。事實是這樣的：在參觀集郵簿的時候，有一張嫩綠色的「巴黎斷頭台」被我無意中稱讚了一句，他就一定要把它借給我，意思是准我帶回去，燈下慢慢欣賞。我說不必，他說：這算什麼呢？

「借」給你又不是送？

我如果不允許「借」的話，他臉上的氣象台已有逐漸惡化之勢？！

我把它帶回去，夾在一本描身雜誌裏，我確曾在床上仔仔細細的看了半天，這張凹版上印着纖細花紋的故事畫，使我聯想到法蘭西路易王朝當年的淫威，我甚至認為馬賽曲澎湃的怨氣，就是這個恐怖斷頭台產生的結果。然後，我把它小心的夾在書裏，睡了。

第二天，掃地的工友叫醒我：

——楊先生，看這本書！

他從地上揀起那本書，裝釘的騎縫之處，全是老鼠的嚙痕，業已潰不成「書」了。

——還有我的郵票呢？我萬分慌張的問他。

——郵票？！——他指指地下，那裏有一小堆粉碎的綠紙末。就這樣：老鼠把我的「巴黎斷頭台」喫了。

我找到他：「你的巴黎斷頭台，不幸被我樓上的耗子喫了。」當我說罷這噩耗時，他的眼睛是濕潤，隱怒的，不接受的眼光。

——我一定想法買一張原樣的賠你。我又說一句。

——原樣的？那末你就去問問吧。這口氣，聽出來的是叫我賠。

我喪氣的走出來，我的手續尙沒辦完，「斷絕邦交」也不行，得先賠了纔能說這個。

這還有什麼好說，麻煩已竟像金字塔似的壓到身上來。我走遍了那些數不清的拍賣行，郵票社，總是問道：

——你們有郵票嗎？巴黎斷頭台！我吃吃切切的問道。

——什麼？沒有！他們大半瞪着我搖頭。

於是，從那天起，一到清閑點的時候，我便懷着顆沉重的心去找巴黎斷頭

台了，我跑來跑去。簡直疲於奔命。

而不明內情的朋友，却常向我說道：

——哈，你真熱心，近來也想做集郵專家了。

（一九四五·四·廿二）

浴室

我不必再嘮叨那土耳其浴室，日本的床之間或風呂屋，北京的大池子澡堂，或是那些華貴感的溫泉湯。我單說我目前的這個洗澡之處，一個尙未被人所衆知的機關洗澡間。

一個敏感點的人，也許不十分願意在這裏洗澡。

七點鐘以前，就有七八個人，端着臉盆，撒着拖鞋，在門前候着，一開門，他們就搶先而入。在一盞十五支光的亞司令燈泡下，我想：那些精光的裸體，有點滑稽可笑，然而也正似畢加索筆下的諷刺的寫實。

一共纔有三個噴水龍頭，人却愈來愈多，愈多愈擠，都在爭龍頭，如果你要斯文點，就永遠站開些，別想弄一滴水到身上去。

我今天也是其中之一，就在我說這話的時候，一身已擦滿了肥皂沫，還沒

有擠上去呢。

——喂，你過來嘛！夏在喊我。

——你洗你的吧。

我看他胸前和背後都是人，他還叫我來。

——那末你打算怎樣？

——蒙古利亞式乾洗！我憤憤的說。

——乾洗？他爽利的吐着上面淋下的水滴。

——那會比你這樣光冲冷水還乾淨澈底些。

——跟誰學的？

——拉鉄摩爾在美國亞細亞月刊上那篇蒙古風砂里說的。他說：「乾擦，乾擦，既容易去污垢，又能省水，而且使全身生熱，不受外感。」

我說過這話，自然很熱心的實行着「蒙古利式式」的乾洗，居然，不出十

分鐘，就有好幾個人向我投以羨慕的眼光，隨後忍不住的也離開「龍頭」學我的乾洗了。

——這是你的方法好，真下灰！一個糊猴臉的老同事向我說。

——好嗎？也說不上，總是擦下灰來再沖不遲。我說。

於是：我可站起來了，我走到一個沒有人的龍頭下去，我上面的噴水直沖下來，簡直使我快活得想笑。

我又向那個老同事說道：

——擦下灰，再來沖，又快又輕鬆！

這時：十分之九的人都在乾擦，我這把澡也快洗完了。

〔註〕 龍頭是水管的俗稱。

精神病醫療專家眼中的怕羞者

(我遇見他古怪的眼睛就感到一陣 Paranoiac 令人心顫的冷豔。)

先生們：怕羞也是病嗎？

據說這也是病。弗洛德把「怕羞」稱作都市的性心理變態，還有些專家把它歸納到憂鬱的妄想病裏去，我也有這種病嗎？我就是一個十分樸樸，容易怕羞的人。

天呵，世間的古怪事，有時就會找上這種人的。

我和這個人，在餐車上會過一面的，當火車開過 R 後的第一個小站，我們在
一張桌子上喝牛尾湯。

起先，我並沒有去留意他，我和他只隔着一座五味架坐着，說句流行的時髦話吧：「相對論」就是保持着那種方向。

先生，我最怕喫東西對面坐着人，這會使一張喫東西的嘴，也能癱瘓着突然敗壞了胃口。他也在那裏吃東西，可不斷的偷眼看我，當然：我提防他看我，也拿眼偷看他，這當然有點不舒服，所以就焦燥了，簡直想動氣。

這時倖好東西已吃完了，就燙紅着臉去會賬，回到三等車裏去。我找到一個沒有客的坐位，把那張花格薄呢氈子攤開，正巧旁邊沒有客，就索性躺一躺。爲了維持個人的尊嚴，我用報紙遮住臉假寐，誰知道這一睡就真的睡起來了。

一覺醒來，猛見對面椅上垂着一個人。——

呀，那個餐軍裏同桌喝牛尾湯的討厭臉又來了。我心裏在說。他正在研究我的睡相呢，雖然是微笑的瞪住我，可是那雙鼓得圓圓的白眼，却是任性的，癡顛的。

當我遇到他古怪的眼睛，就感到一陣 Paranoiac 令人心顫的冷颼。

——睡得好呵！他又像開玩笑，又像關心我的說道。我翻下了眼睛，糊裏糊塗回他一句：

——你的精神倒蠻好呢？你不想睡嗎？（我把睡這個字扔得有九斤重）我在暗示着對他討厭。再說吧，我那時也有點怕。

——睡？那人輕浮的笑着，是世間最無聊的事，我寧可閑着數樹幹，也不會睡。又好像我求他睡，他偏不睡似的。

好，我不開口。

於是我用惡意的眼溜着他了，他一點也不在乎，却也在看我，就像一匹貓看到一棵樹上的虫豸似的，他竟敢看到我的眼睛裏去。

天呵，我遇到一個什麼人呢？

他是雜貨店的老闆呢，還是個馬車行的管事？他怎麼穿着法蘭絨灰呢上衣，倒會打一根玫瑰色的領帶？「木刻」式樣的死板鼻子，一雙怪眼，從喘氣裏

會聽出這是個粗鹵的低能兒。我怕他是出於討厭，可不是真怕。

我走到車窗口上，列車正在飛駛，你不能想像特別快車(Express)活動風景那種瞬息萬變的滋味？！

可是現在：什麼小塔，藍天。無樹大平原，巴黎回憶……統統飛了，走了味了。

常一個人被另外一個人牢牢的盯着，精神受了妨害的時候。他也站起來看風景，好像願意同我一道兒才甘心。

——哈，風景多美呀，就像一個嬌美的處女，你說可是？他望着我，說出一句自以爲斯文的粗俗話，找說話的契機。我無聲的望望他，因爲他剛剛打了個呵欠，這口氣出來，正落在我脖頸上，又酸又有點魚腥氣。

我受不了這一切，就說道：

——對不住，先生，我心裏出毛病。

他見我說話。連忙問道：

——你是不是有什麼心思？

——當然，你知道，每個人總有他不能告人的傷心事，這個人尤其願意不要有什麼人跟着他，如果你樂意，還是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吧。

你猜這個「討厭臉」怎麼說？他可真有意思，他說：

——是啊，人生一世十九不如意，朋友，我很同情你，你不要胡思亂想了。噢，你看，這一段報上的新聞：「若瑟失戀，跳車自殺」。恐怕就是一個人孤獨無聊的緣故，所以這個人完了，完了！朋友，凡事要看長遠些，生和死祇有一回啊！

說到這裏他得意的笑着，好像一個聰明的法官，騙出了小犯的口供，而沾沾自喜，他以爲我要厭世自殺呢。

我什麼也沒說，看他還變什麼把戲？

果然，他掏出一個小本子，只見他用紅桿自來水筆寫着：

第九號被觀察者：東方人，內傾，怕談話，好癡想，有不活動症（inactive）的徵候，似受重大打擊之厭世者。

我看到這些，氣都昏了，我倒沒有什麼動作，看他還有什麼上文。

什麼？他拉過一個車警來，一面指手劃腳，一面遠遠地向他附耳低言，不多時，那個掛匣子槍的警察，就在我對面坐下來了。也是直望着我，我那時要發火，一準得進他們的鐵路醫院。

於是，一會兒有人來檢查我的車票，看我的氣色，一會兒有人要我的護照看，甚至我旁邊幾個客人，也發覺這裏快出什麼事了，都遷了位子。這都是那個壞蛋傳播的消息。

他們把我當作一個想要自殺的人來預防着了。

我再也不能自由的舒展一口氣，害羞就該這樣不幸嗎？他呢，遠遠的坐着

抽烟，臉上浮着「我勝利了！」的微笑呢。

後來火車到了最後一站，我下車回家，誰想到那個討厭臉還尾在我後面釘梢。

還沒走出月台，我就捺不住火了：

——打死你這壞蛋！我撕住他的領帶，按着那根死板的木刻鼻子。

你猜他怎樣？

鼻子流血了，他哭了，怪聲怪調的喊叫着：救命！救命！他像一隻海豚似的哭呀着，又像小孩子故意「放刁」。

我就這樣被關進地方公安局。

一個歪臉的巡官恐嚇我道：嚇，你敢打精神病專家嗎？原來他還是個精神病專家？！天知道他能做些什麼？

記得弗洛德在妄想狂的人（A paranoiac）裏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一個瘋

人院的醫士引導參觀的走過全院，想到末後一個病人，他說：

「這個可憐的人有宏大（Grandeur）妄想（Delusion），他以為他是拿破崙，但他不是，因為我是拿破崙。」……

先生們，不要機械的運用那些精神病治療的法則吧，當那些專家們觀察對象的時候，我希望還是先看看自己神經上有沒有毛病。

（一九四五年八月）

沉默的旅行家

巴塞隆納淡紫色的山脈變黑了，到月亮上升時，邱神甫的院子裏站着一個陌生的人，穿的衣服，都是深黑色的。

——你是誰？邱神甫鼓着一對古怪的大眼。

——我妥會會這裏的神甫，有一件要緊的事，請他帶我禱告。

——我就是這裏的神甫，你跟我到教堂裏來吧。

黑衣人便緊隨着他走進漆黑的教堂，他又點亮了聖相腳下的白蠟燭。

——仁慈的主呵！可憐你這個不幸的子民吧！黑衣人痛苦的放開嗓子預備哭號，他已經跪下了。

——要說出主要的原故來。神甫附耳低言，怕他不懂規矩。

——唉，隨便一個人再不幸，也比一個餓肚子的人好些，主呵！我已竟兩天沒

有吃飯了。

那人又哭喊下去：

——你會相信這件事嗎？如果這不是假的，該有多末殘酷！說到這裏，邱老頭的心一抖，就一把拉住他，說道：

——你說那裏的話，豈能餓死你這樣的忠僕嗎？跟我來，我家的晚飯已擺好了。

大凡這樣的場合，當事人愈像個受難者愈可以放胆的吃喝。既不必給師母打招呼，又可省掉和他子女們踢着玩的麻煩，只管狼吞虎嚥好了，他們都會停下來，同情的看着這個人吃的。

於是乎，咖喱鱈魚片，嫩豆牛排，西班牙豬肉餅，馨香的朱欖酒，鮮美的鮭魚湯……不到廿分鐘便爲他一個人吞食淨盡。吃罷了飯，他又拉往神甫說：

——還有一件重大的事。他望着神甫的怪眼。

——好兄弟，我知道了，今晚你睡我的床好啦！神甫說。

——哈，你真聰明，這一準是上帝告訴你的。

黑衣人第一面笑了，笑得是那樣天真，笑得連神甫也相信他的同情生效了。

這一天晚上，黑衣人在神甫床上微笑入睡，神甫却睡不着，坐在桌面上捉臭虫。

第二天一早，那個黑衣人就失蹤了。却在他書桌上留下一張小紙條：

「感謝主，感謝你豐滿的招待。我去了，將永遠呼着主的名爲你祝福。」

在西班牙，每一個城市都有教堂的，這個沉默的旅行家，曾經利用這種方法，不費一文的走遍了全國。

開羅第一美人

旅館的百葉窗外，曲折的蜿蜒着尼羅河（*Nile*）明媚的流水，夕陽西下，棕欖葉喋喋私語，好像對酷熱的一日，默讚着它的消逝。晚風輕快，金星出現，我側着耳朵，靜聽熱帶市廛的喧囂，和熱帶人奇怪的說話口音。

——巴夏！旅館茶房的半隻黑臉驀地伸過屏風來。

——不要礦泉汽水了！我揮揮手。

——巴夏！他又喊着，神祕的站在那裏不動，用紙扇不停的扇着眼窩。

——你有什麼事？我不耐的問。

——女人？漂亮地？你要不要？他說着可笑的英語。

這時候，他便把花紗的屏風推開，一個僅祇在肚臍下搭着一段布片的熱帶婦人，微笑的立在衣櫃前邊，等待我的選擇。

黑臉，紅唇，雪亮的眼仁，大耳環，滿身綉着嚮尾蛇身上纔得有的五色描花文身，雙乳之間還刺着一條赤紅的十字架，不知是何意思。

談如潘興將軍說過的話：好看的草莓，往往是有毒的。我連忙拉着茶房間道：

——這是誰？

——是誰？你不用問，她是開義羅的第一位美人。他神祕地笑着。我又揮揮手，在他伸出的枯手掌上投下兩枚金毫，表示我也不忍白看，他們就匆匆的走了。

第二天早上，這位開義羅的美人，却穿着使女的衣裳跪在我床前擦皮鞋了。我非常奇怪的問她：

——你不是那位開羅第一美人嗎？

——不，我是茶房的妻子。

——她臉腫得抬不起頭來。

窄門里的天堂

高茂的棕櫚樹叢，古拙的婆羅門的白色小塔，漸漸爲錫蘭的夜色染黑了，在八點鐘左右，西方洋面上還明滅着殘陽的餘暉。

吹小笛的弄蛇者已中止他變F調的吹奏，把心愛的眼鏡蛇收到描花的磁罐裏去，於是他悄悄的站起來，朝一條黑暗的土人街開放步子。

此暗昧之街，熙攘來往着古印度風的下等子民，那種漠不相關的表情，猶如泥藪中的泥鯁。

這邊是開着薊花和野草的濕牆根，這裏有一扇神祕的朱漆小門，窄門，走進去便入了窄門裏的天堂。

哈，到了，都弄蛇者胆怯的在門上輕點了七下。

——你來敲什麼事呢？一個女人的嗓子。

——「我到這裏遠願來的呢」，弄蛇人背着他的「暗碼」。

於是他走進小門，小門又迅速的緊閉起來。

◇

◇

◇

鋪的是孟加拉羊毛氈，一並排的七個人橫着，他們正浸沉在濃郁雋盞的煙陣裏，呼呼的抽阿片（Opium），天花板上的紙燈籠，也照不清楚他們的模樣；只聽見呼，呼，呼的一片響聲。

那女人，也給弄蛇者找了一套傢伙，又在枕邊沏了一盃紅艷艷的錫蘭茶。隨後，那清瀟如詩人的弄蛇者，就滿足的連着燒了三大口。

——喂，甘末德拉，你的兒子在德裏那邊出風頭呢。

一個有絡腮鬍子的烟客，向弄蛇者親切的說。

——報上說把他監禁十五年，因為他毀了一座車站票房，我聽了這消息，仍然很開心，這算什麼？我已把我十三歲的孫子，許給甘地伯伯當「差遣」了，神

靈會保佑他們的。

弄蛇者微笑的燃着一顆泡子。

——那末你呢？那人又問道。

——我嘛，親愛的瓦德利沙，你知道，像我們這輩子算完了。你看我們這腌臢的身體，灰稿的烟容，豈不和都墓門的拱木一樣嗎？但這也並非全無用處，我們正是一幅給下一代怵目痛心的活動諷畫，使他們愈恨我們，愈加強他們復與印度的力量。

這時，錫蘭的夜正靜靜的酣睡着，在吉卜令小說常常嘲笑着的印度煙窩裏，想不到近來有人談着這樣的理論。

〔註〕吉卜令 (Rynard Kipling) 近代英國殖民地小說家，以印度爲取材的小說，頗多謬誤，惟氏文筆暢利，一時膾炙人口。

孟買的相手人

翠葉蔥蘢的鳥獸苑後面，有一座富於風土情調的市場，它是孟買市上一處有吃有耍的地方，英國人叫它巴札耳(Bazaar)。

一個五月的繁星之夜，海風習習，我正在那裏閑逛，看見一圈人繞着一個燈下講話的人，不聲不響的聽那人講話。

——喔唷，麥些（先生），你的左手就不及右手生得好啦！一個女人操着尖嗓子講着生硬的英文說道：

——你自己看看，猜猜，缺點在哪裏？

我擠上去，一個白皙得像康楠馨花的岡巴底女人，這時正拉住一個肥胖的英國人的左手，眯了眼睛在看。

這個女人的面首，上身，可說是肉感的，也有江湖上令人懼怕的一副派頭

，當我再仔細看時，她有一隻鶴膝病的腿，瘦得如一根手杖，那樣可怕而不相稱的懸在她的高椅上。

這就是她神祕的全部焦點，好像她要藉着它纔能顯示出那點魅力似的。

——猜想到了嗎？她又停一下，望望那個英國阿大。

——猜不到。英國人滿頭汗的搖搖頭。

——知道吧，你的左手小拇指太短，起不及它旁邊那根指頭的第一節橫紋，你將一世奔波，毫無所獲。

——真的嗎？英國人臉上汗更多，他喘着，一面用力拔那根短指。

——拔什麼？你能勝過神造的力嗎？她笑着。

於是，英國人付過一個盧比，用手帕按着額，害怕的走開了。

在這末一個小小的地方，看見這一幕之後想道：

「英國人用武器和殖民法律征服印度，她却用迷信來制服這個英國人。」

外國的老實人

當我賃到那間房子時，料想不到我隔壁房間裏住着一個韋爾士人。他是做買賣的，還是東交民巷領事職員沒有誰知道。正規的說來，這是一個嚴謹的紳士。這身窄狹的衣服，一隻紅尖鼻子，鸛鳥式的灰眼睛，不像那廣告上白馬威士忌的商標人嗎？

我住的地方，是北平東長街的大興公寓。

每天早上，就在古玩店（也是賃的一間）的胖老板掛洋文招牌時，他也醒來了。我慣例聽到木牆隔壁的韋爾士人，跟北京茶房打交道：

——固特抹稜！哈斯脫先生。茶房一邊洗地板，一邊逗着他。

——你糟，你糟呵！他學着北京音弄舌。（是想說「你早」）猜想那時的老茶房，是停了手裏的洗帚布，說道：

——不，音還有點不準，你要說「棗」，「泥棗兒」，懂吧？

——泥，棗——那韋爾士人張着嘴巴學着，恍然有牛鳴之感。

公寓裏的六月天，搭着高敞的涼棚，宿雨之後，尤覺涼爽。一個人儘可利用點工罷的餘閑，洗洗汗衫，或就着樓廊的光線看帕索斯的短文集，抽一包哈德門，或啜一瓶玉泉山汽水，其小市民式的舒適感，有如趁電車穿過槐樹道時的飄飄涼風。

有一天，我正踞在涼蓆上扯二胡，貓臉的茶房掀開門帘進來了：

——先生，你隔壁的那個外國人病了，他再三央求我給你說，那胡琴……

茶房指着琴謙卑的說。

——噢，噢，我知道了，請你向他轉達一聲，我驚擾了他，對不住！我連忙擱下胡琴，一連有兩三個星期不再拉它。

他病好了，常常噓着口哨早去晚歸，用笑意的眼看我，有時我們在市場裏

偶爾見面，也彼此脫脫帽子。

我們彼此依然沒有正式「邦交」，兩個單身漢夜夜一「板」之隔，連自語的聲音都聽不到，都儘量避免驚擾，難道這就是近代教育教給我們的一點長處嗎？

★

★

★

八月的一個晚上，我從隆福寺那邊散步回來，茶房給我開門打臉水的時候，我聽到隔壁有人哽咽的哭着，擗動着傷風的鼻子，哭得有幾分傻氣。

——是誰？我問那貓臉的茶房。

——還不是那外國人。先生，他完了！誰叫他死心塌地的信服人家，把亮花花的兩萬塊，交給人跑生意。

——誰跑生意？

——還不是那些騙子，錢一到手，你哪兒還能見着他們的影兒？第二天早上，

我想勸告他去報告警察局，但貓臉告訴我他早就搬走了。

兩水手

郵船康梯拉索號在裏斯本碼頭拋錨時，R先生和他的胖太太夾在人羣中，準備看看雨後的葡京秋色，還想在岸上找旅館安靜的住一夜。

——哎喲！正在棧橋上走着的胖太太，這時忽被一個頭戴軟木帽的虬髯漢子撞了一下，一失手，那隻盛着貴重物品的手提包，竟跳過欄桿，滾到大海裏去。

——喂，是你吧？R先生的瘦手一把撕住那漢子。

——先生，哪裏是我？那人呆笑着。

——算了吧，還是先搶救那隻提包要緊。他是我們船上的水手，也許會給你們撈的。一個紅鼻子水手在旁邊搭訕着。

——要能撈上來，我當然重賞你。胖太太急忙的說。

於是紅鼻子不慌不忙的笑道：

——總之，別管是不是他，撈上來就是了。太太，你打算賞多少？

——一百佛郎。R先生搶着說。

——那末你願意去嗎？紅鼻子叫着他的詛名：『水獺』？只見他望着海水好像胆怯似的答道：

——不，我怕淹死。

——三百佛郎行不行？R先生焦燥的叫着，一面望着迅速漂去的皮包。

——不，你只有再加一倍，那才僅僅夠一隻棺材本錢。

戴軟木帽的人，好像此去必死的咕嚕着，他真有點不想去呢。

——好，你去撈吧。胖太太喊道：快下水，它就要跑遠了。

那漢子正在假意躊躇之際，被紅鼻子一推，就「桶——」的一聲跌到海裏去。

十分鐘後，他水淋淋的爬上來，把那隻小提包送給失主，然後接過酬金，

便和那紅鼻子映着眼一齊上岸去了。

這是一本十五分鐘的碼頭諧劇，你不相信水手中間還有比這樣更多的天才演員嗎？

鬥牛場里的阿Q

是青青的天空之下，阿爾豐索皇室鬥牛場的四圍看台上，攢動着蟻似的看客。

他像米高梅新聞片如火如荼的瘋狂場面，雖然大理石的看台上放着鳶尾草和百合花的盆景，也掩不下那股殺氣。

當音樂亭奏着的「卡門曲」戛然停止時，幾千百個觀衆的視線，一齊投射到瀝沙的場中去。

場中是靜靜地，靜得可怕，再加上朗朗的太陽光，更使敏感些的，會聯想到這是春日的萊因戰場。

忽然，一條棕色大黃牛放出木柵了，他走着，跳着，喘着，翻着白眼，鄙視着那蟻似的觀衆。是粗野的，傲慢的，又像一個失戀的喇嘛僧，正氣憤的尋

找他的情敵，誰要來，我就給誰來。

這時：正在溜腿的牛，但見角門一閃，跳出一個白衣漢子來。說也怪，他不但使觀衆喫驚，就連那紅了眼的黃牛也楞着看了。呀，這是誰呀？他既不是騎士服繫小鞭的打手，又不是牛舍裏的工友，生氣的牛，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優里優氣的朝他奔過來。

這裏，播音器開始了北部腔的威勢口氣廣播道：

——先生們，太太和姑娘們，開始了。

你們看，這是一個特殊節目，一個中國騎士自願不受酬的參加第一個冒險節目，他是勇敢的，我敢說。他竟大胆的來找我們的「埃及牝獅」挑戰！瞧着吧！

於是：在鳥瞰的廣場上越來越熱鬧了。

起先，那中國小子把人給他的大紅布朝右擺，那個滿頭尖刀的西班牙牛就

往右邊攢，他趕快放開步子飛跑，那牛飛也似的釘住他屁股奔，眼看就追到看台邊上了，這中國人倏忽一折身，竟掉到牛尾巴後面，把紅布一抖，牛又回來了，看表情，這隻牛已怒焰高漲，似乎非在這一回抵死他不可。

而這中國小子却滿面恐懼，不知如何下場的樣子，又加殘忍狂的看客們大聲喊叫，他的後腰眼直出涼氣，眼也昏了，但誰叫你自告奮勇來的呢。

當他正七上八下的胡想之際，就聽見唿——的一聲，牛角已穿通了紅布，一下子給扯跑了。

說也巧，紅布却矇住那瘋牛的眼睛，那牛就怪吼着，向他飛奔而來。

跑呵！跑呀！慢一點就完了，萬衆歡呼，人人喪胆，一場恐怖的戰爭，馬上就會看到血腥了。

正在這無可奈何之際，一個頑皮的孩子，把一隻坦支耳橘子打到牛頭上，牛一猶疑，他就脫身了，但收不住腳，那張臉正撞在看台角上，一排門牙，便

和血落下，偉大的戰士終於暈倒！

先生們，太太和姑娘們，這個隱名的中國騎士真偉大，雖然他不懂得鬥牛的規矩，然而他已把東方人的驚絕姿態賣弄夠了。他超過名騎士亞邁比洛的時
間紀錄卅分又十一秒。廣播的說道。

隨着那熱烈的狂呼，這個勇敢的中國騎士被默默的抬上了救傷車。

——先生，你知道這是誰嗎？

一個烏鼻子戴單目鏡的太太，問他旁邊的一個人，他是一個麵包師傅。

——哈，他嗎？他是布洛士街上，中國餃子舖的老板。

——他表演得真不錯呢？

太太用手巾搓着黃色的鏡片。

——什麼？太太，你可知道他爲什麼那樣瘋狂？

——爲什麼？

——他在追求一個女人，所以才這樣的。

——哪個女人在哪裏？

——聽說她最愛看鬥牛，正巧她又是鬥牛場醫院的女看護。

一條小狗的讀心術

在這寂寞的雨天，阿榮多半是睡在走廊底下的。

一年以前，我在本地報紙上看到一則出賣大批洋種小犬的廣告，跑了半天路子，才在一家寫着荔園的住宅那裏把牠買來，代價沒有用去很多，牠原不過是七條小犬中間的一個，主人因為無意於豢養牠們，纔像遣嫁奴婢似的半送半賣的賣出。

這條乳犬的模樣，是白地黑花，左鼻樑聯着額頭正壓着一塊烏黑的雲朵，遠看起來，二顆眼睛在黑地上陡然閃光，襯着白毛上另外一隻小黑眼，就像戲中丑角嘴臉，有點忸怩的突兀，這點標記當然牠自己不會知道。

阿榮開始學步的時候，動作十分不靈，牠既肥且圓，常常無故跌倒，或為門檻所阻，向屋裏的人苦臉的呻吟着。

英國百科辭典的插圖，把世界上的犬類分爲四十七種，單說通常的狗也就不少。如牛犬（Bull dog）牠形貌頗似德國凹鼻凸腮的俾士麥元帥，又像吧兒狗，性情比吧兒狗兇猛。還有諜犬，救凍犬，和狎犬，（好像圍着毛冷線圈的小臉寬嘴的小孩，當年法國名女作家喬治桑就頗愛養牠的）。

又有四足奇短，耳大身長的鳧提，亞細亞洲及愛斯基摩共有的短毛犬

。.....

阿榮該是那一種犬呢？一直就看不出。

我們給他預備了狗舍，在晚上，牠却要偷偷跳到沙發上睡覺。這證明牠充份俱有着類乎人類的自尊心。牠的異于一般犬類的行爲，更表現在牠遇見陌生人的時候：牠對於他們幾乎毫無芥蒂，無論他是一個來訪的生客，或一個求化的行脚僧侶，牠並不對於二者衣著的軒輊加以考慮，相反的，牠會立刻迎上前去，送以善意的搖尾與好奇的嗅。

至於送牛乳小使，每日來這裏的郵差，上下廚房的排水伙，也往往以親熱的面孔相迎，如同對自家人一樣的。

一直到今年四月間，才看出阿榮原是一隻中國普通短毛犬和一隻蘇格蘭狼種犬的混血兒。

牠愛喫祕密貯藏的東西，而這種貯藏，並非如一般所說的，張家的狗兒偷吃了主人桌上的海參，或小貓吃盡了那一罐纔打開的沙丁魚之謂，這裏說的貯藏，乃是阿榮的創作。

原來牠有個用鼻子掘土坑的壞習慣，也難說就不是一種遺傳的根性吧？

有一天：牠啣着一塊骨頭神祕的朝着花園走去，牠故意裝作生氣冷淡的樣子，垂着尾巴，好像個無精打采的蝦蟆樣的，誰知道牠就利用着這副不惹人注意的鬆懈表情，正進行着一件驚人的事件呢。

其實偷人的人，臉上纔平靜自若呢，還是不要相信紳士的平靜的面孔吧，

原形就躲在那底下的。

阿榮走到荒蕪的花園裏去了，牠在一隻預先用鼻和爪掘好的深坑前面站定，又狼狽的，向旁邊張望了一回，纔將那塊帶着皮肉的骨頭放到坑里，連忙扒土把它掩埋起來。

牠幾乎恨不得一下子就把這工作幹完纔好，如果牠要知道我已經在一個地方躲着看牠，該是一種什麼滋味呢？

我又回到我房間裏來，這時，阿榮也來了，扮做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只見我一眼，就躺在桌底下喘氣。

忽然，我好像失掉了一件東西，但我故意避免震怒的表情，却帶着不信任的臉色，笑着問道：

「阿榮，你看見我的那塊骨頭嗎？」

牠見我問故作不懂（還是看我的表情不對？），便要選擇舒適的地盤，佯

儂着站起來，牠圍繞着原來的地方轉了兩圈，又在原來的地方躺下來。牠用不耐煩的眼角眨我，又嘆了聲氣，便似睡非睡的眯起眼睛。……

——阿榮，你該明白這總是件不光明的事吧？

我承認我這句話說出來時，聲音已經有點顫抖了，雖然我起先還把這件事當作取笑的。

賊人胆虛，果然，牠站起來了，我看牠不放心的向那個地方走去，就跟在牠後面，可是牠看我走來，却又搖着尾巴回來了。我知道牠怕我發現出什麼，牠搖尾巴的動機，我是完全明瞭的。

我快走近那個小土坑時，牠的樣子顯得狼狽不堪，牠遠遠的朝我滋着牙，氣憤的，帶着男性的低音，向我示威的哼唱着，又揚起鼻子朝着天空用力嗅着，好像試驗着那塊偷偷掩埋的骨頭氣味我是否也能聞出來。

我那時故意向牠挑戰，便當着牠拿皮鞋尖在那裏掘，我終於掘出那塊泥污

的骨頭，這時遠遠站着的阿榮，已木呆失色了。

我拿起那根骨頭放在阿榮跟前，我說：

——喇去吧，阿榮！

牠怎樣呢？好像看透了我的心，萬分羞慚的跑開了。

自從這件不體面的事件發生以後，阿榮每回看見我就遠遠地躲開，是逃避懲罰心理的驅使，還是對於我感到憤怒呢？以我看來，以偷竊骨頭爲罪愆的念頭，在牠蒙昧的知覺上未必全然瞭解，但對於我揭發祕密的敏感的羞憤，却是不必諱言的了。

當這冗長的雨季，晚上一個人吃茶看書的時間，平時牠總是在藤椅旁邊躺着的，這天牠可沒進來，在外邊走廊底過夜了。

牠也許還有我的氣吧，我失悔的自問着。

若干年前，俄國的生物學家潘夫洛夫(Prof Pavlov)用紅燈和牛肉發明了

犬的「交替反應」，知道一隻狗，看見某一種顏色會替代肉類的慾望，放出更多的口涎來。猶如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相信一隻果子落地乃屬於地心吸力（Gravitation）理論必然性似的。這又有什麼呢。

但狗有讀心術（Mind Reading）這件事，却是驚人的。先生們，不要養敏感的狗！

音樂演奏會的餘波

——爸爸，他們在吹什麼？

——悲多汶的月光朔拿大。

——爲什麼要都樣多的人？

——他是一個大的交響樂，需要都末多的人。

——爸，好聽嗎？

他很偉大。當史學系教授的爸爸，向他十歲的兒子苦笑着。

★

★

★

兩個紳士模樣的中年。

甲：有一點差勁兒的，就是場中空氣太壞，別的沒什麼好說。

乙：說良心話，我倒愛這些清雅的名字：凡爾蒂（Verdi）的「茶花女」

(La Traviata)舒伯 (Schubert) 的「聖母頌」(Ave maria)貝多芬 Beethoven) 的第五交響曲 (The fifth Symphony) ……多文雅！

甲：（糾正的口氣）不，貝多芬就是悲多汶，他是德國名的譯音。

乙：老兄，當然你比我聽得懂，你就歡喜這一道兒。

甲：也不見得，要不是我學過幾年對位法，也許連老兄還不如。

乙：難道說要學過音樂門才聽得懂？

甲：當然，不然就等於吃不削皮的梨子。

乙：原來是這樣。

甲：不然你就揣摩着題目的味兒來聽，也許能了解三分。

乙：我真沒耐心，總覺得這月光曲噪得厲害，他難說比太陽還熱嗎？

甲：好。且免開口，現在是在最精采的階段上。

★

★

★

巴赫名曲中的低音大喇叭哈哈的吼着，一個女人懷中的孩子哭得很厲害，顯然是受了驚。

——決點出去！

一個帶着女情人的修潔青年咤呼着。

——誰叫他出去？

一個中年怒目的轉頭去問，想見是保護他的女人。

——無論是誰，不能擾亂秩序。（青年的臉有點發青）

——老子也花了半塊關金券，偏不走！（女子也參戰了）

——叫他攆嘛！他憑誰的勢？男的憤憤的說。

——都不要吵！誰再開口誰就出去！突然觀眾中有一人大吼着。於是這邊的氣焰，頓時斂息。

我以為最後出來的那個鎮壓者，是個聰明的心理學家，他的台下表演，要

比台上的還要精彩。

於是台下一陣小騷動，有些不十分注重台上演奏的「看客」，却悄悄談着台下的事情。

那個最後的陣壓者，是一個卅來歲的黑胖子，中華浴室的修腳師傅，想不到會在音樂會中出了風頭。

田園人物畫

一、鄉村旅館的小妖星

驛路被沖斷了，雨還在落，六月的鄉村旅舍裏，聽客窗急雨的嘈叨，比夜鳴的蟋蟀更容易撩起遙遠的鄉愁來的。

天井裏擺着水淋淋的長列盆景，葳蕤的龍舌蘭，淺金的牛眼菊，洋種紫茱萸，開着白花藍花的矮山茶。隔着這花壇，便是店主人的穿堂和臥室了。

在這微有寒意的午飯之後，雨聲沖淡了客棧中的熱鬧空氣，只偶爾傳來一陣陣洗麻將的聲音。大肚黑鬚的老店主在場上坐茶館，兒子的痔瘡發了，剛剛服下痔科聖手的丸藥，倒在床上哼唧。

我仍然枕着草蓆置枕，門帘又被風吹開了，迎着對面的穿堂，我朦朧的眼睛更望見了些別的東西。——

穿堂左首的朱紅門板，貼着一付五彩木刻的神荼鬱壘兄弟祛鬼圖，他倆怒目執鞭，披挂甲冑，騎在如犬的虎背上。

順着祛鬼圖看下去，心裏就驀然一兀突，一個姿首端緻，如廿幾年前廣生行雙妹嚶商標裏的圓臉美人兒，正倚着門框綉枕布。

她彷彿一面哼着小曲兒，在挑綉間還想着得意的往事。

——五嫂，五嫂藥吃過了嗎？女孩子細曉的語聲從房裏送來。

——吃過了，你到我這邊來嘛，儘他暈在那裏就是。

說話之間，那個叫「五哥」的女孩子走到穿堂裏來了，一邊煽着麥桿編的涼扇，一邊大聲的嚼着桃子吃。

呀，我見過她的！這個迷惑人的小妖精！

當我來到這鄉下旅館之前的三四天，由S站趕往毛家祠的路上，曾經投宿在一引茶館兼客店的茅屋裏，奇怪的是：連這樣的窩棚旅館，還分一號二號房

問。

我在這裏看到了她，粗糙的黃頭髮，塌鼻子，白皙而星撒着雀斑的尖長臉，配着那曼長的胴體，却會勾起眼睛所興惹的撒底爾(Sally)式的邪惑。註1

一個戴沃米伽手錶的中年商人，啣着蜡黃的煙咀，跟她嘻皮笑臉的說：

——嫁給我好不好？

——那辦不到，陪你多耍幾天就是。

——回家做啥事嗎？

——爸爸給我「定下的」，日子都看妥了。

——那一天？

——六月十五。

——我那天也「送份子」，來看你上花轎好不？

——你敢來嘛，老子才要捶死你！

說到這裏，兩人便趁着機會恣鬧起來，第二天一早，我就動身了，他們却睡在蘇布帳裏沒有起。

現在，院井裏依然細雨霏霏，標緻的五嫂拿眼睛笑睨着她：

——六妹。快吃你喜酒了。

——開啥子玩笑！他們給我介紹那個五十多歲宋保長，一嘴黑硬鬍子，嘔都嘔死人！

——有錢，還不安逸？

我又從門帘風動處望去，那場鼻子小姑娘仍然滿不在乎的啃着桃子，笑道：

——嫁就嫁，哪天老子不愛跟他老子還不就溜！

〔註〕撒底耳 (Satyr) 是希臘神話中的羊頭淫獸。

二、魚籃和紅燈籠

廿年前，毛姆 (Somerset maugham) 在那本竹林和溪流的短集裏，曾默嘆過四川省的竹林，鳥影，阿片零售店的食客，和草窩裏窮人身上的臭味。但他却忽略了一筆午夜奇景，那就是深更里偷偷扒開田堰，盜取池魚的故事——

大雷暴雨剛住，田舍是墨黑的，森林是墨黑的，天邊閃亮一亮，就看到潑墨畫似雨罷的曇天。

一隻紅紙燈籠從田埂後神祕的出現，箬笠下現出個大眼圓臉的人首，是個戶劉二嫂。

在她脚下，水聲像尼加拉瀑布似的，從一個扒開的大開口直湧。

——都接住了嗎？

劉二嫂動動手裏的紅燈籠，問下面的人。

——都沖到這個泥凹凹裏來拉！哈，黃鱔，叻！鱒魚！

四下全是雨後的急流聲，一隻雨鳧看見紅燈狂飛，紅燈照亮田角上的土神

祠，土神夫婦仍像日間那樣安閑的微笑着，又像贊美他窮夫妻盜竊趙紳糧池魚的英勇。

第二天趙紳糧打發人到場上買點鮮味，以悠然的神色揀着厨子端來的盤里的炒黃鱔和糖醋小魚下酒，連口稱贊不置。

祕密永沒揭穿，因為劉二嫂夫婦偷罷魚補好堰塘之後，承天公美意，又傾下半塘雨水。

不幸打魚時遺落一個籃子，被看秧的檢了去，當然，劉二哥着了慌，趕忙拉德元哥到場上酒中仙吃了一頓酒飯，直至二人面如火漆，舌根發硬，才會眼分手。臨走，廖德元拍着胸膛，捲舌頭說：

——你我兄弟，沒有話說！（至此，劉佃戶夫婦才算定下心）第二天劉二嫂夫婦在田埂的土神祠送香燭，趙紳糧的二女兒把這件事告訴趙紳糧，還邀獲他老人家憐恤的嘆賞：

——那末窮的兩口人，還積攢錢送香燭，這才真會修善呵。

三、榕樹蔭下

在這寂寞的炎陽之下，藍的，粉紅色的旋花都癩萎着，只有這幾顆與世紀俱來的大榕樹，却攤開清涼的陰影，迎送着谷口的來客。

賣涼水麵的，芝蔴餅子茶煮蛋的，香烟攤子，薙髮担担，賣木板唱曲本的，還有個操外省口音的雞爪道士，時時瞪着木乃伊人似的怪眼，打量着來來去去的人，頸項還吊着個玻璃框，寫的是：嵩山奇人，善觀氣色。

我揀個茶座坐下，鳥瞰着脚下的萬頃方田。

光影鑑天的水塘，像一塊藍玻璃子，田上的禾本，有如印度的壁紙圖案，柔綠如毛。

離我七八步遠，打草鞋的白頭翁不聲不響的搓着他的草繩，有時用嘴，有時用腳，那樣耐心的結着每一組蠟形之索，日光斜灼着古銅色的赤裸的上身，

木喊聲熱。

——韓老闆，我來拿雙草鞋，轉來再給錢！

趕牲口的纏頭布販子，向白頭老翁叫着，他來不及拿大票子叫他補錢，那些駝來鳳驛布胚子的馬羣，已經走到下坡路去了。悠惶的鉄鈴聲從山後的谷口傳過來。

隔一下，有個拿扁担的白髮紅臉的苦力向他喊道：

——韓大爺，拿雙草鞋，掙了錢再給你！

——拿去嘛……。白頭老翁慢吞吞的說。

有時候：嚼葉子煙的石工，信差，戍卒，窮街坊們也來賒欠，他總是默然解給，從無難色，好像是分內的事。

他又不會記賬，還不遠賬還不是聽那些人自便。

他的腰，其曲如弓，這是多少年來不改樣的手藝之賜，莫泊桑曾經爲這種

走了樣(Misshapen)的人而感傷。

——你的女人怎麼不來幫你？

——女人死了七八年了，兒子在外鄉也失了音信。看！那就是我女人的坟包！

在那扁平如病女之乳的土阜上，有隻黃山羊正低頭嚼草。他又捫捫鬚毛，扳着描花瓦壺咕了一口水，從容的打着草鞋。

一隻濃蔭間的戴勝鳥，正爲這斯多噶(Stoic)忍慾的苦行者輕朗的唱着。

這歌聲從他縐臉上喚起一縷微笑，是那樣甘沁的。

山桑和野雨

(摘自教師L的手抄本)

(一)

雨下着，常啣着土製的淡巴菰在小房的泥地上來回踱着方步的時候，突然看見了Uchiki，她打着一把綠紙的破傘，被映得發綠的髮臉上綴着絲絲的雨珠，她站在房門口，只儘管朝裏的張望，那身藍布長衫的角擺濺漬着潮污的泥漿。

——來找什麼呢？我望着她站住了。

——找我的小貓呢，你還沒吃飯嗎？

——沒有，我叫工友給我到廚房煮麵去了，你不也愛吃麵的嗎？

笑笑。

——好，我去拿我的雲南大頭菜去。說着就躡身走了。

照規矩，我不能叫她做 *Uchilin*（什麼人會譯它爲八重水仙），然而感覺却禁不住我對於這淒迷面姿所引起的暗暗的稱謂，雖然她從不知道我對她有過這樣的雅號。這個婦人型的姑娘，一個有着烏黑眼珠的姑娘，在身份上，她乃是我的同事；一個在小樽長大的僑商之女，*Pleshate iad* 教派的信士，一個嫻練的英文教師。

於是我點上油燈，雖說是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光，爲了天雨，在山間的小房裏非點上燈不能看見東西的。我們從小瓶裏滴出的小磨油拌了黑嫩的大頭菜的切片，吃着蛋包和素條麵，這是教師們在寂寞的山谷裏所經受的小小的樂趣。不是今天她來吃我的就是明天我成爲她的晚餐的佳賓。像這樣的「串門子」和「打秋風」似乎已成爲一種耐久的風尚，許多教師差不多一樣，倒是個交換着的快樂的禮節呀！

她縐着出了汗的鼻子，歪着頭，像想起一件什麼事情似的，說：

——許曼如出嫁了。（翻着她的澄清的眼睛）

——?!出嫁了，她不是高中二的那個學生嗎？

——她最近給我一封信，是她嫁後一個多月寫來的。許——曼——如，一個什麼樣子的學生呢？在那許多容易混淆的面孔中，我竭盡心力地搜索着關於這個學生的記憶。……

是，她有很久沒到學校裏來了，小小的蒼白面孔，有着愛自然的善意的嘴唇，但在那敏感的嘴角和尖鼻子看來，却是嘲諷味的，而這敏感的嘲諷味的笑意。又說明了對於一切事體的估計與天才的自負。我相信她有天才，在我印象裏，她永遠挾着琴譜，穿過那長長的樹木的行列到校裏來上課的。

我知道：她腦筋裏注瀉着青空與白雲，爽味的風，沁涼的雨點，月光的野雨，秋天的葉片和黎明的小星星，她的感謝大自然的純淨的思情，會給我們無

限的慰藉的編迴，聽着她彈奏披雅諾的時候，我們那些改卷子看分數的先生們往往不得不側着耳朵聽了，而被那音色帶到一個不可知的清鮮的天地裏去，這天地和這個擾攘的塵世相距得如此的遙遠呵。

——嫁給一個天才者吧？我問道。

——什麼天才者？！一個輕俏的譏笑。是的，也許是一個天才者，我不知道。那是一個商人，一個攫取金錢很有辦法的人也可以說是「天才者」嗎？

我沒有勇氣再問下去，由於她的申說，使我得知了這件事情的原委。

是的，她嫁給了一個油膩的錢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這自有它悲劇的成因在，她年老的媽媽死了，沒有裝殮費，什麼人來幫助她呢？正在愁苦的時候，一個認識她的商人用金錢拯救了她，葬了她的母親，同時答應撫養那個十二歲的小弟弟，供養他一切的費用，直到大學畢業。但是：「必須有相當划算的條件」，那個人說。什麼樣的條件呢？要她的肉體，一個浸載着屈辱的

靈魂的和他沒有絲毫愛情的純潔的肉體。

爲了實踐這個不幸的契約，把自己出賣了。——她給我講過，她還想在這次戰後到波蘭和北歐一帶去攻習音樂，我猜小小的心也許充滿了人間的讚美，與音樂的迷惘吧？她也許從沒想過居然還有着這樣悲慘的世界在她旁邊。——可是現在不行了。Dorin笑着：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妻子，也許畢生在廚竈間裏過着她的理想生活的。她浮着惋惜的微笑，這一笑，有如秋庭裏的白菊花，使我驟感到這個鄙穢的人世間，是沒有再值得咀咒的了。然而像我們這輕微的珍惜，又算得了什麼呢？

(二)

夜寢中聽見了鳥禽的歌。

雨住了，窗子開着的地方浸進了模糊的月光，畫眉在白樅林細腕，鳩也在低聲呼喚，使這雨後的清夜裏擺蕩着一派溫情。我的春天，我的迢遞的兒童時

代的舊夢，不禁輕輕的浮漾起來。

在M縣的郊外，我曾經享受過一個類似於今夜的景況，不經意的一算，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那一夜，是不平凡的，還記得我們的牲口隊怎樣爲歹徒追趕，後來怎樣逃到一個農舍裏躲避，有一匹牲口遺落在路上，給歹徒們牽了去，牠背上還載着兩桶亞西亞煤油和四包紗線，那個月光模糊的田野，我是記得這樣清楚呵。

這不寧的回憶畢竟是離開我很遠很遠了。

(三)

珂小姐，有着赤紅臉和珞色扁牙的背寧罕人，查理狄肯斯的讀者，天才的花邊C繡專家，跟爸爸北方佈道的時候，曾經在草原擄匪的大本營裏度過日子，住過陝西窑洞，趁過黃河的羊皮筏子，又是中國抗戰歌曲的熱忱的咏唱者。

她眯着淺灰的眼仁，一進屋子就向南先生低低的耳語着。

有些先生們似乎覺得蹊蹺，偷偷的窺看着她們。——

——C先生病了南先生失望般的轉向大家說。——

——C先生病了?!

爲了關心以及對於病人的垂念，我們許多人都接二連三的到她的家裏探問去，她的家就在我宿舍旁邊，是一幢草房子。

我和珂先生她們一羣悄悄的走進生病人的屋子。刺先生頭髮蓬亂着，兩隻手按住胸脯，窒息似的，把全身倒在床裏，她的臉蒼白得可怕，咬住舌頭，眼睛嚙張得大大的。

據瞧着她的馬鼓子（醫生所說：這是心臟肥大症，要吃毛地黃酒和活的鹿心血，病根是從憂鬱病轉變的，主要的徵候是貧血。

——她的丈夫在那裏呢？我問。

珂先生搖搖頭，也許是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句子回答吧。

她生過五個孩子，存下來的僅祇這一個，我見過的，是個洋菜臉蛋的男孩，很小。

Dickie告訴我：她的孩子們都很好，頂大的一個有十三歲了，都跟着那個和她離了婚的男人在一起。他另外討了個年輕的女人，現在也生了孩子。

老校長來看她，鼓着肅穆的冷眼，那眼睛說明了一件將要發生的重大事件，在短期內也許會實現的，（她在考慮着一件有關利益的問題呢。）

她的眼睛說了些什麼？

——是的，我要解雇她。從這以後，她是二個無用的廢人了，我們不能「忍受」這一點，我們爲什麼要使一件非常順利的事情，看着它糟糕下去呢？對於一個廢人，是無須姑息的，更不能白白的浪費了我們這有用的金錢……（假設不幸成了事實）……

可憐，這之後誰還能幫助她呵，尤其是這個可憐的小孩子。看見老校長寒

銳的目光，我們的心冰冷得直在抖着。

(四)

在日光下，打開黑皮面的手抄本，有一句希臘箴言在眼前一幌：*Arzent Comptant Phite Mcdeineo*……意思是：「現錢能救人之急」：這是一九三五年在北平一個法文學堂度藏的書卷裏抄下來的。

滑稽的是：昨天聽到有人親口說這句話了，是對我說的，而說話的人却懷着幾分隱約的暗示。當然想一想就會明白的，雖說是那樣，偶然的降到頭上，却未免不知所措。

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來找我，說是學生的家長，她總不說明來意，却儘在關心着我們的生活，問長問短，終於說出了「現錢能救人之急」這句話上來。本來是閑扯，索性就聽她扯下去……

呵，原來是想借給我錢，而且說出了一筆並不算小的數目，三千。

爲什麼想來救濟我呢！

終於：原因由她供出來了：她的女兒這學期怕不能升級，希望我費費心，勞神助力，而更大的理由是：如果今年不升級，明年就不能畢業了，這個女孩子的上大學的未婚夫那時就要另外找對象去了。雙方都是殷實的紳糧，女家尤其渴望着男家俯就這條親事，所以當媽媽的千思萬慮之後才找上我來。

是毅然決然的找上來的：在她，最後的武器恐怕就是這三千法幣了，看樣子，是非答應不可，而相信我受了她的「感動」。

和對付一般地痞歹徒的方策沒有兩樣，可惜這策略用錯了地方。我心裏說。噢，「現錢可以救人之急」。原來在這番貫通的義意之外，還存在着這樣

「偉大」是實際呵。

我還說什麼呢？！

(五)

是榆莢雨後的第三個月，昨天放了暑假。

天晴了，山間的並木道沐在暎亮的陽光裏，迸着裂蠟似的膠音的蟬，到處響着。

黑子的木牌縱着幾點潔白的雀屎，沖落在嫩黃的槐葉，散漫在路上。從坡上看去，操場上的草也長荒了，每間課室都靜悄悄的。

黑健的體育教師平日搖擺啞鈴的平台，攤放着廚子晒的金針菜和海椒，鋼琴房上了鎖。Uchiki的小姪女在門上畫了粉筆畫和古怪的人形：哈利露亞的和聲聽不到了，童貞女們的仙樂隨着她們的遠去而消失了，校長的女庸養教的羔羊放進了操場，鬆弛，寂寥，充注在這廣大校園裏的每個角落。……

山桑翻着白的葉底，野雨已住。這是一個清明的日子，我拉出一張白紙，儘力想描繪這平靜的心緒。但是我失敗了：爲着那封家信又使我煩燥着，怪誰呢。他們「又在希求我的援助」了。

巢

(兩個單身旅客的談話)

這是一個長老會信徒，細長的，孱弱的，有一對鬥雞樣的發白的眼睛，給我說話時，又像在望別處。

他騎着一匹小馬，老是溜在我前邊跑，他撑起一把黑布的英國長傘，時時把那捲露的，瘦而多毛的膝蓋去搗小馬的肚子。

暮春天氣是惱熱的，陽光輕輕地熾亮了遠遠的谷羣；濃綠的樹林，珞色的藁堆，和雪白的屋牆，有意無意，指點着行程；我向着沖淡了光輝的西天邊打着哈欠，在那裏：大別山東走的脊尾高聳雲霄。啊，什麼時候才能走到那山角的小城呢。

我和他時時滾下馬來，停在牛車道的大葉楊桑下找茶棚子咕冷酒和咽牲口

，又時時通過那兩邊盡爲那無垠的麥田夾起來的羊腸小道。鷓鴣鳥撲着尾巴在澄色的麥浪間撲撲飛鳴，有着醞熱氣味的乾糞和麥穗的灼香，給我以安寧和恬適。正午間，我們多是躲在蔭樹下剝茶煮鷄蛋夾麥餅，當我們塞飽了肚子，仍然靜靜的躲在濃蔭下，聽濾過溶溶大氣而來的村家的驢鳴雞唱，讓多情的小南風催我們薰薰欲眠。

那一天，下午特別的惱熱，我的襯衣和包頭布已浸透了汗水，我鞭着馬，因爲他的耳朵有毛病，我想告訴他我得洗澡，然而非湊近了再喊着是不行的。

我們把牲口拴在堤邊的柳林裏，於是我褪去了渾身的衣服，把那隻心愛的嘴賊老錶掛在乾杈杈上，（這是我死爹爲我的生前贈物）然後猛的來一個海鴨浮水的姿勢，直向水塘撲去。「撲——通」……哈，在一陣水花飛濺之後，那新腥的涼沁迅速的通過了我的全身，我洗着，搓着，捫着汗污的鹹味的臉，甚至高興得唱起來。

這中午的日光田野真靜，蒼蠅在空中繞圈，像嚙噬着曠野的夢幻，塘邊的草叢在強烈的日光下軟垂着，一種黑殼的小虫，在濕泥邊陌生的爬着，很快，而老是飛邁着執固的「大不拘」的架子。對於我，雖說是見慣了的一種水虫，但多少總覺得些微的威脅。

當我仰頭叫他的時候，他正在脫衣服，他打那熟皮袋裏掏出手巾，搖着精瘦的身子，一根秋天的白檉柳似的，悄悄的走下坡來，但他却不敢下去，只蹲在水邊顛巍巍的撩水抹澡。

——老先生從哪裏來？

——銅山縣。鈍重的地方口音嚙嚙有。

——老先生是徐州「府」人嗎？

——嗯，在北關外，我們却不在那裏住。

——是說在傳教的地點住？

——噫，我們在瓦房鄉……傳教，你知道那裏嗎？

（我搖搖頭。）

他顯得高興起來，突然望我說：

——你是頭天逃出來的？

——不，頭兩天，但我總料不到丟得這樣快，真巧極了。

——那——你不帶家小出來怎麼行？那門雞式的慈悲的眼仁現在正睨着我。

——不，我沒有家小，我就是我一個人，我卑敬的笑着。

現在，一個共同的意識籠罩了我們，我們究竟是朝什麼地方去的呢？而即令是有着方向，畢竟是離家遠了，便是瘠陋得像獸穴樣的家也沒有了。於是我們都緘默起來，那多縐的老臉也劃上一道淺霧。

他的瘦削使我油然的想起了我的父親，那樸厚的側顏看來有如一方石像，又如沈思着的蕭伯納先生，但比起蕭，這個老年的東方人，是沒有一絲幽默感

的。

在日落平野前，我們到達一個古舊的小鎮上。平房櫛比，打鐵舖依舊叮咚的響着清曉的錘弄聲。砲火還遠，像每一個和平而富庶的小鎮一樣，充滿了黃金時代的市廛空氣。我爲那油煎豆腐的熟悉的氣味和煙草店辛香的磨絲引起了輕飄的懷鄉症，我是那樣感動的嗅着它們呵！

那一晚：春雷在空中隆隆是響着，可喜的夜雨、帶着音樂的調子在屋瓦上刷刷輕唱，終於又號陶似的狂瀉起來。

我們並着頭的睡在一張大床上，在那熄了燈的老屋裏，充滿了空闊的淒涼氣。

他啞啞地說道：

——我跟我的二兒子約定在固始碰頭的，可是我在那裏一連等了五天都沒等到他。

——也許是在那裏遇到熟人也說不定。

——不，不會的，他會給軍隊衝散的，那老實孩子從來沒出過遠門，也許走迷路了。

——你爲什麼不帶着他出來呢？

——因爲我吩咐他去看他的姐姐，他沒去，他要回他外婆那裏去，他走了之後，徐州就失守了，原說是在他外婆那裏約着那裏的親戚一塊來固始的，但是沒有來。

——那不會走散的，你的兒子也許跟着他外婆一家逃到別處去的。

——那不能，我曾得到他外婆從界首鎮傳一個口信，她很平安的逃到了界首，但她還掛念着我這個兒子，想見他，不知是弄到那裏去了。

同時：他還告訴我他的大女兒也失了着落。

他大女兒是黃口鎮上的鄉村小學教師，當她在壽院出來時，由於風采的

穆爛和學識的優異，被安師母保荐到那鎮市上傳教，和教書。

曾經有一個師範學生熱烈的追求她，有一天他坐着火車到那集鎮去看她，不意在列車進站的時候滾下來，當被人一抬起時，一條大腿已給車輪咬掉了。

她仍是不厭於他們的愛情，並且在去年訂了婚。現在：她在黃口失陷時失蹤了，又有人傳說着在蒙古馬隊湧進村莊時給槍騎兵擄了走的。

這些都是謠言，但下落不明却是事實。

他悲哽的再也說不出話來，禁不住孩子似的哭起來。

我們爲春夜的大雷雨因惱着，閃電常透過頂上的亮瓦刺亮着眼睛。

我想勸勸他，但又不願那樣，現在，他正像失了乳羊的牧者，這悲哀絕不是淡淡的解勸而能補償的。

我們又餵飽了馬，雙雙前行。

許多鄉下人在收割麥子，當我們的馬匹經道他們旁邊時，那些人好奇的眺望着我們。他的裝束是這樣的：頭上頂着一塊潮濕的布手巾，嚙咬着角兒，黑長衫在風裏鼓得澎澎的，手裏打着那把輕大的黑傘。使我一再想到往朝耶路撒冷聖地的東方香客 (Pilgrims) 的姿影，雖然橫在他跨下的並不是一匹白眼圈的阿拉伯種小驢。

(呵，我們的巢已失了，我們像迷了方向的野鴉，飛鳴在寂寞的冥藍的空中。)

他要到信陽州投奔他大女婿去，那去了一條腿的大女婿在那城裏辦學校，是一個有魄力的人。

——我一定要瞞着他，不讓他知道。他望我說。

——爲什麼呢？

——就是爲了這個，這個。我不能再使他傷心了，他已竟是斷了一條腿的的殘

廢人了，我不能再給他添心思，那我會更有罪。……

——現在，我們就要分手了。他不勝依依的搓着眼睛。

——不呢，還有一程路要走哪。我指點着西野。

我們在日暮的田園上走過，夕陽已斜壓城碟，黑的雅羣，像雲朵似的飛來，在我們的上空懷爽的啼着，從平西處，這時已遙遙的望見那信陽州的城廂了。

我們的馬，踩着溫軟的草泥，我們在溜溜的晚風中，挺起了胸膛。天空是蔚藍的，當日沒之後，一彎新月明晶的懸在天角上，瀉着夢一樣的幽光。遠遠的，我聽見：那黃昏裏召喚着人的禮拜堂的鐘聲。

在教會醫院

月光滑過了幽黯的林莽時，河床上流過來的陣霧，使得病醫院的英國老式建築物只下留一團淡淡的灰影，草原肅穆，夜來的西風嘶嘶的叫着，我猛的吃驚着秋天是去得很遠了。

像這樣蒼白的月光，常常勾引着人們思緒涉進沖淡的回憶裏去的。我一壁獨行，一壁低誦着聖經路加傳裏的趣味併句。屋子們明藍的光波在遠天沉浮，白榆樹的枝枒分明在笑着，這是搖曳着的慘厲的苦笑，冷冷的大約在嘲諷這凝固癡呆的莊嚴的夜色裏。秋去冬來的夜間，只覺得自己在月下獨行時兩腿變得纖細而長，不盡有馬一樣悲涼的異味……。

我正沿着河畔徐行，向左方的井邊無意望去，在那裏，大井附近的鐘塔底下，灰色的人影遲鈍的遊移着。之後，鬱沉的古銅鐘聲便隨風揚起來了。這是

什麼節目的鐘聲呢？我的異教徒的心緒給那蒼邁之音擊迸着。一支乾絮輕輕的搖落，又給風捲到河裏去，我轉到木棚後面的沙礫小路上，月光裏鐘的回聲嗡嗡的迴旋，像是來自遠方的輝璨音樂，不過有些冷，有些涼冰冰的。

——終於，我緘默的跨進小禮拜堂裏來了。

在幽幽的瓦斯燈光下，七十多歲的老牧師 LAMB 像一隻長腳鷺般的，站在那小方的祭壇上。他的銀白之髮，多紋的前額，配着那身肥腫的絲絨夜衣，很不相稱的在燈光下曝露着。在祭壇的底下，集滿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人，那是有了年紀的司藥大夫，醫生，禿頂的管事，和許多穿白的男女護士，能夠起床的長期養病者……。我揀了一把松木椅子在他們中間安插下來。

「可憐的人們！」牧師翕動着山羊樣的下巴，打着南韋爾斯本土味混沌舌音向壇下的聽衆叫道：「可憐的人們是和善的，只有賴主的恕憫和撫養，當他是生着或者是死了之後。」

牧師揮動着細弱的臂膀，啞啞的講下去，那細長的東西宛如長腳鷺的凋零之羽翅。……然而他的臉孔突的緊繃起來，說：「今天並不是什麼節日，這一次的集會是準備爲一個殉教者祈禱，我們求上帝在天之靈來佑護他，靠我們大家的信心來作死人的見證。上帝在上！他是被我們俘虜來的日本兵，日本兵！是世界上最不齒的惡人！魔鬼！可是他却是一個惡徒之羣裏的好人，一個基督徒。他的小肚子上受了重傷以後被中國軍隊的弟兄抬到我們院裏重病房裏治療的，統共捱了八天才死掉。有一天我當面問他：你爲什麼要打中國？他搖着細長的脖子很吃力的說：「WEDON'T LIKE WAR WE JAPANESE ANTI-WAR」我當時不知道他是教徒，我不能相信他說的話，等到他死後，我看見他留下來的一封信，才知道他是個好人。那封信上的話更表明誠心事主，反對戰爭的熱情；不但他信教他家裏的人們也完全信奉着主耶蘇呢！

「我們先請看護他的密斯張來告訴大家服侍他的情形，把那封英文信譯讀

給諸位聽聽，然後我們再爲這可憐的日本殉教兄弟祈禱，求主恕他，免他的罪。各位！他是爲自由死的嗎！他是爲人類幸福，真理，和平而死的嗎？他是被逼犯罪，被逼死亡的人！我們唯有對他同情，爲他求恕！……。」

在聖像前面，牧師結束了集會的序語，那位穿白的女護士就悄悄的走上祭壇來了。

她是一個肥胖的十八九歲的大孩子，從她潔白的外衫，一對烏黑發亮的小辮子看來乃是個東洋風的，飽受了宗教孕育，「基督聖處女」。

她講着清脆的官話報告下去：「他是日本華北戰團松青聯隊的隨隊通訊員，前幾天我軍搜索礦山時拿到他的。那時他的腹部受到重傷，我每給他換藥，他就做出一種要自殺的姿勢，讓我給他機會。」

密斯張的白玻璃眼鏡片在燈光下閃閃亮着：「可是那怎麼能呢，上帝的意旨是叫人永生，我不能逆旨。但我確想不出適當的法子來向他安慰；他是我們

最仇恨的大敵人！他是日本兵！不過已經掉在罪惡之阱裏和痛苦掙扎着！他的年紀約摸卅來歲，面色憔悴，很像個書生，我想：日本軍閥是不顧日本國民公意的，他的犧牲或者是被迫的罷。呵！慈悲的上帝！人類中間原來沒有仇恨和戰爭，都是爲了少數撒旦惡鬼的貪慾！而使公理無處伸展！而使千百萬的善良軀殼不清不白的斷送！我國打仗是爲了永生，敵人的興戰完全是受了惡魔的播弄。

這日本兵死去時，在他內衣袋裏檢到一封寫寄日本的信，信上的郵票貼好了，不知怎樣竟沒有寄出。也許是他最後的，未及付郵的一封信哪！……」

她顯出乳鹿般悽苦的顏色，睜着圓亮的黑眼珠子。

這時候：瓦斯燈用着緊張的調子，像一個肺疾人的喘息，很費勁的唿唿的抽響着。禮拜堂角落裏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插滿了聽衆……。對於這樣莊嚴的事實，使人們深深感動着的是：一個無言而逝的敵人，不料竟是基督的子孫！基

督的子孫喇！善良的血苗喇！爲什麼這樣順從的喪送了自己，一任着帝國軍閥的橫逼呢？

——她開始譯讀那封英文信了，聽衆們靜默的仰望着臺面：「東京泉本驛基督教長老會 OMIZAKI 女士收」，「這是用英文寫的」，她說：「底下註約翰緘。至於封皮上和信裏的字，都是用英文寫的。」她邊說邊譯着原文：

「親愛的母親妹妹和五弟：我去了兩封信不知是不是都收到了？五個月來，穿過日本海到滿洲，近來又被遣發到北支的山地中來作戰了！北支的冬天奇冷，常常使人疲乏生病會想起家來。到這裏之後，我曾經患了一次厲害的腹瀉病！所幸上帝佑憐！得以痊愈，不過體重較去歲出發前已減輕了很多。NONA DIDA 的小兒已在山西作戰死去了，還有許多熟悉的好友多半不知下落。聽說舅舅已成了殘廢，回南滿殘廢軍人院退休去呢，這是聽最近打南滿回來的戰友說的，家中接到他的信嗎？我想回家的話還是不必談起罷。我很傷心！上帝爲

什麼時時給予人不幸與痛苦呢？帝國的戰命何時才得撤回呢？很多同胞們在這次大戰中送了性命，北部和大阪神戶等埠大約還在征遣着百姓們到中國來作戰。我常看見很多中國老百姓被殺死了，我真不明白爲什麼好好的人要給我們來殺！我不忍！我常向上帝私禱和平！

下一個月我要到江寧府去了，聽說任務還是隨軍通訊員。希望毋勿念兒，妹妹好好唸書下屆就可跨出師範學堂到小學教書，也可使得貧困的家境充裕一下，五弟太小，想來還是不用心唸書，我想他是該胖了些。院井裏還養着白色的山茶吧，想來該是垂謝的時候了，北支的冬天真是貧瘠難看地上的草都凍枯了。我不久又被遣調，暫勿回信，待我到江寧府再寄通知。」 約翰

……我們做完了禱告辭已竟是深夜了，最末一刻由老牧師領導着全體唱讚美詩，在大夥人中間，我沈默得像一個啞吧。只聽見清脆的披雅娜的音鍵伴着沉思般的「我有一友」曲慢慢的唱下去……牧師說：明天就要把約

翰的屍身埋葬到後山的義地上去了，我不知道約翰的幽靈是不是在寂寞着——

我走到空地上來，月色如水，約摸是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向着河的下游走去，我彷彿在重讀着他的家信：「我真不明白爲什麼好好的人要給我們來殺！我不忍！我常私禱和平！」——但是，以一個異教徒的見地揣測這兩句話，只覺得這並不是膽弱的怯語，明明畫出他尊重真理崇愛和平的本性！這是人類的本性！我急促的向着河的下游走去，病醫院在淺灰色的潮霧裏蹲踞着，草原上的夜風嘶嘶而鳴，我猛的吃驚着秋天是去得很遠了。

118
16

發行書報○代定刊物○同行代辦○讀者郵購

五洲書報社

是教育與文化界的樞紐○是讀者與出版界的媒介

發行普遍化!

營業服務化!

代辦閃電化!

郵購穩捷化!

營業一般

1. 本社積二十餘年之經驗發行網普及全世界上至各大商埠之書局下至書報攤均與本社有密切聯絡故出版者出版之書籍委託本社代為發行最為理想
2. 本社營業包括批發零售代辦郵購各部向以『儘量節約開銷薄利推動文化』為宗旨故為客戶及讀者直接向本社批購各書最經濟最合算
3. 代辦部是專為外埠同業而設立與本社往來之同行凡上海新出版書刊皆可提前寄出有優先應市之權利迅速週到
4. 外埠讀者欲購上海新出版之書籍殊非易事本社特設郵購部祇須接得來款並書明購何種書籍本社當即將所需之書籍寄奉又穩妥又迅速

社址上海山東中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

「一本書之成爲有價值：或者它能搖動你的心弦，使你發生高度的感動，那它是有靈魂的，或者它挖掘了文化的礦藏，使人類文明有所長進，那它是有智慧的；或者它像三春溫和的陽光，照明了生活的多面相，使你怡然忘我地微露笑容，那它是有趣味的。楊紹萬先生這本書，雖祇短短五六萬字，但對於「有靈魂」與「有趣味」，確可當之而無愧的。讀者應該相識楊先生這種含蓄不盡的筆調。它是曾經使擁有上十萬報紙的讀者親熱地歡呼過的。」

什 短 的 趣 味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定價每冊二元

著者	楊 紹 萬
出版者	中國文化事業社
發行者	中國文化事業社
	上海武進路二六九號
總經售處	上海五洲書報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82

469224

~~SECRET~~